

卷
四三

傳症彙編卷之三

治疫全書

醒醫六書

新建邑庠熊立品聖臣甫編新

同里姻姪夏廷儀煦園叅較

孫承統紹庭校字

雜氣論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觀。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蟲草木動植之物可見。寒熱溫涼四時之氣往來可覺。至於山嵐瘴氣。頗南毒霧。咸得地之濁氣。猶或可察。而惟天地之雜氣。種種不一。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氣交之中。有昆蟲草木之不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羅計熒

惑。昆蟲有毒蛇猛獸。土石有雄硫磺。信萬物各有善惡不等。是知雜氣之毒。亦有優劣也。然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况無聲復無臭。何能得覩得聞。人惡得而知其氣。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著無方。衆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為諸病焉。其為病也。或時衆人發頤。或時衆人頭面浮腫。俗名為大頭瘟是也。或時衆人咽痛。或時聲啞。俗名為蝦蟆瘟是也。或時衆人瘡痢。或為痺氣。或為痘瘡。或為斑疹。或為瘡疥。疔瘡。或時衆人目赤腫痛。或時衆人嘔血暴亡。俗名為爪輒瘟。探頭瘟是也。或時衆人癰疽。俗名為疔瘡瘟是也。為病種種。難以枚舉。大約病偏於一方。延門合戶。衆人

相同者皆時行之氣。即雜氣為病也。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
一也。蓋當時適有其氣。專入某臟腑某經絡。專發為某病。故
衆人之病相同。是知氣之不一。非關臟腑經絡。或為之證也。
夫病不可以年歲四時為拘。蓋非五運六氣所印定者。是知
氣之所至無時也。或發於城市。或發於村落。他處截然無有。
是知氣之所著無方也。疫氣者亦雜氣中之一。但有甚於他
氣。故為病頗重。因名之厲氣。雖有多寡不同。然無歲不有。至
於尸蠹瘟。疔瘡瘟。緩者朝發夕死。急者頃刻而亡。此在諸疫
之最重者。幸而幾百年來罕有之證。不可以常疫並論也。至
於發頤咽痛。目赤斑疹之類。其時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

者雖不與衆人等。然考其症甚合某年某處衆人所患之病。纖悉相同。治法無異。此即當年之雜氣。但目今所鍾不厚。所患者希少耳。此又不可以衆人無有。斷為非雜氣也。况雜氣為病最多。而舉世皆誤認為六氣。假如誤認為風者。如大麻風。鶴膝風。痛風。歷節風。老人中風。腸風。厲風。癰風之類。槩用風藥。未嘗一効。實非風也。皆雜氣為病耳。至又誤認為火者。如疔瘡。發背。癰疽。瘰癧。毒氣。毒流。注流。火丹。毒與夫發斑。痘疹之類。以為諸痛瘡瘍。皆屬心火。投芩連梔柏。未嘗一効。實非火也。亦雜氣之所為耳。至於誤認為暑者。如霍亂吐瀉。瘧痢。暴注腹痛。絞腸痧之類。皆誤認為暑。因作暑證治之。未嘗一

效與暑何與焉。至於一切雜證無因而生者。並皆雜氣所成。從古未聞者何耶。蓋因諸氣來而不知感而不覺。惟向風寒暑濕所見之氣求之。是令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之氣推察。既錯認病原。未免誤投他藥。大易所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劉河間作原病式。蓋視五運六氣百病皆原於風寒暑濕燥火。謂無出此六氣為病。而不知雜氣為病。更多於六氣為病者百倍。良以六氣有限。現在可測。雜氣無窮。茫然不可測也。專務六氣。不言雜氣。焉能包括天下之病歟。

論氣盛衰

其年疫氣盛行所患皆重。最能傳染。即童輩皆知為疫。至於

微疫反覺無有蓋以毒氣鍾厚而所患皆重傳染為多

其年疫氣衰少閭里所患者不過幾人且不能傳染時師皆以傷寒為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則何以知其為疫蓋脉證與盛行之年所患之證纖悉相同至於用藥取效毫無差別是以知瘟疫四時皆有常年不斷但有多寡輕重耳

疫氣不行之年微疫轉有衆人皆以感冒為名實不知為疫也設用發散之劑雖不合病原然亦無大害疫自己定非藥也即不藥亦自愈至有稍重者誤投發散其害尚淺若誤用補劑及寒涼反成痼疾不可不辨

論氣所傷不同

所謂雜氣者雖曰天地之氣實由方土之氣也蓋其氣從地而起有是氣則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萬物然亦由方土之產也彼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動物藉飲食而頤養必先有是氣然後有是物推而廣之有無限之氣因有無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剋制化是以萬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損損者制也故萬物各有所制如貓制鼠如鼠制象之類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氣制物矣以氣制物者蟹得霧則死束得霧則枯之類此有形之氣動植之物皆為所制也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牛瘟羊瘟雞瘟鴨瘟豈但人

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鷄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也知其氣各異故謂之雜氣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氣即是物物即是氣知氣可以制物則知物之可以制氣矣夫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如蜈蚣解蜈蚣之毒貓肉治鼠癭之潰此受物氣之為病是以物之氣制物之氣猶或可測至於受無形雜氣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決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盡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氣一病只有一藥藥到病已不煩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

蛇厥

疫邪傳裏胃熱如沸蛇動不安下既不通必反於上蛇因嘔
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蛇厥自愈不可妄引經論以為藏寒
訖上入膈便用烏梅圓或理中安蛇湯細辛附子乾薑桂枝
川椒辛熱之品投之如火上添油殊不知疫證表裏上下皆
熱始終略無寒證者不思現前事理徒記紙上文辭以為依
經傍註坦然用之無疑因此誤人甚衆

呃逆

胃氣逆則為呃逆吳中稱為冷呃以冷為名遂指為胃寒不
知寒熱皆令呃逆且不以本證相參專執俗語為寒遂投丁

茱薑桂誤人不少吾願執辭害義者臨症猛省

治法各從其本證而消息之如見白虎證則投白虎見承氣證則投承氣膈間痰閉則宜導痰如果胃寒丁香柿蒂散宜之然不若四逆湯功效殊捷要之但治本證哕自止其他可以類推矣

似表非表

時疫初起邪氣盤踞於中表裏阻隔裏氣滯而為悶表氣滯為頭疼身痛因見頭疼身痛往往誤認為傷寒表證因用麻黃桂枝香薷葛根敗毒九味羌活之類此皆發散之劑強求其汗妄耗津液經氣先虛邪氣不損依然發熱也更有邪氣

傳裏表氣不能通於內必壅於外每至午後潮熱熱甚則頭
脹痛熱退則已此豈表實者耶以上似表無為表證妄投升
散之劑原邪愈實火氣上升頭疼轉甚須下之裏氣一通經
氣降而頭疼止若果感冒頭疼無時不痛為可辨也且有別
證相參不可一迷而取 若汗若下後脉靜身涼渾身肢節
反加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墜傷少動則痛苦號呼此經氣虛
榮衛行澁也三四日內經氣漸回其痛漸止雖不藥必自愈
設妄引經論以為風濕相搏一身盡痛不可轉側遂投疎風
勝濕之劑身痛反劇以此誤人甚衆

似裏非裏

傷寒傳胃即便潮熱譫語下之無辭今時疫初起便作潮熱
熱甚亦能譫語誤認為裏證妄用承氣是為誅伐無辜不知
伏邪附近於胃邪未入府亦能潮熱午後熱甚亦能譫語不
待胃實而後能也假令常瘧熱甚亦作譫語瘧瘧不惡寒但
作潮熱此豈胃實者耶以上似裏誤投承氣裏氣先虛及邪
陷胃轉見胸腹脹滿煩渴益甚病家見勢危篤以致更醫醫
見下藥病甚乃指大黃為砒毒或投瀉心或投柴胡枳桔留
邪在胃變證日增神脫氣盡而死向則不應下而反下之今
則應下而反失下蓋因表裏不明用藥前後失序之誤

論食

時痰有首尾皆能食者此邪不傳胃切不可絕其飲食但不
宜過食耳 有愈後數日微渴微熱不思食者此微邪在胃
正氣衰弱強與之即為食復 有下後一日便思食食之有
味當與之先與米飲一小杯加至茶甌漸進稀粥不可盡意
饑則再與如忽加吞酸反覺無味乃胃氣傷也當停穀一日
胃氣復復思食也仍如漸進法 有愈後十數日脉靜身涼
表裏俱和但不思食者此中氣不甦當與粥飲迎之得穀後
即思食覺饑久而不思食者一法以人參一錢煎湯與之以
與胃氣忽覺思食餘勿服

論飲

煩渴思飲酌量與之若引飲過多自覺水停心下名停飲宜
四苓散最效如大渴思飲冰水及冷飲無論四時皆可量
與蓋內熱之極得冷飲相救甚宜能飲一升止飲半升寧使
少頃再飲至於梨汁藕汁蔗漿西瓜皆可備不時之需如不
欲飲冷當易白滾湯與之乃至不思飲則知胃和矣

茯苓湯

白茯苓一錢

澤瀉一錢五分

猪苓一錢五分

陳皮一錢

取長流水煎服古方有五苓散用桂枝者以太陽中風表
證未罷併入膀胱用四苓以利小便加桂枝以解表邪為
雙解散即如少陽併於胃以大柴胡通表裏而治之今人

但見小便不利便用桂枝何異聲者之聽宮商胃本無病
故加白朮以健中今不用白朮者痰邪傳胃而渴白朮性
壅恐以實填實也加陳皮者和中利氣也

標本

諸竅乃人身之戶牖也邪自竅而入未有不由竅而出經曰
未入於腑者可汗而已已入於腑者可下而已麻徵君復增
汗吐下三法總是導引其邪打從門戶而出可為治法之大
綱舍此皆治標云爾今時疫首尾一於為熱獨不言清熱者
是知因邪而發熱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熱而熱自己夫邪之
與熱猶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獨存者若以黃連解毒湯

黃連瀉心湯純乎類聚寒涼專務清熱既無汗吐下之能焉
能使邪從竅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標何異於小兒捕影

行邪伏邪之別

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難有易取效有遲有速
假令行邪者如正傷寒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自
三陽入胃如行人經由某地本無根蒂因其浮游之勢病形
雖重若果在經一汗而解若果在胃一下而愈藥到便能獲
效先伏而後行者所謂瘟疫之邪伏於膜原如鳥栖巢如獸
藏穴營衛所不關藥石所不及至其發也邪毒漸張內侵於
府外淫於經營衛受傷諸證漸顯然後可得而治之方其浸